

NOVEL

安妮宝贝

选

影响我的10部小说

一种
浸染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一种浸染



安妮宝贝

选

影响我的10部小说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种浸染/安妮宝贝选编

(影响我的10部小说)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1

ISBN 7-80005-675-9

I. 一… II. 安… III. ①短篇小说—世界—选集
②中篇小说—世界—选集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1794号

一种浸染——影响我的10部小说

作者/安妮宝贝·选编

责任编辑/邵东杨彬

封面设计/李颖明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百万庄路24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68995924(总编室)

(010)68995967(发行部)

传真/(010)68326679

网址/<http://www.newworld-press.com> <http://www.nwp.com.cn>

电子邮件/public@nwp.com.cn nwpcn@public.bta.net.cn

印刷/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32 850×1168 字数/184千字 印张/9.5

版次/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80005-675-9/I·084

定价/19.00元

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新世界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阅读。

如果阅读的旅途以童年为标记开始，我能够记得的是市立图书馆那条长而阴暗的走廊。当我离开浙东沿海从小成长的城市，在异乡以自由而危险的状态流离失所的时候，偶尔我会想起它在台风季节里，深夜呼啸的带着海水潮湿腥味的大风，满街碧绿的梧桐树，我的家，我上学时要经过的蜿蜒小巷子。然后是那条走廊。

也许因为从小是个孤独的孩子，我曾经一直想不出自己和这个世界沟通的方式在哪里。对陌生人有强烈的戒心，却喜欢睡觉之前在脑子里自由想象神秘的幻觉。图书馆是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不需要说话。冬天的时候，走廊尽头的小天井里，有两棵老腊梅树会开花。满树金黄色的梅花，散发出凛冽的芳香。借完书的黄昏，我会站在天井里观望暮色中的花影憧憧。10年以后，图书馆拆迁。再也没有见过这样让人感觉可望而不可及的花



朵。

很可惜这本书是要以中短篇小说为代表，我看过的最多的作品大部分是长篇。在高中的时候看完一整套的《约翰·克利斯多夫》，一本一本借来看，在上数学课化学课等所有不喜欢的科目时，躲在竖立的课本后面阅读。那是至今看过的最长的小说，也是我用最大的激情去阅读的最饱含激情的小说。自然同时还有《简爱》、《呼啸山庄》、《瘸腿魔鬼》、《红楼梦》等。

父亲的书橱里有大量的旧版书。沾染尘烟的纸张微微发黄，在手指皮肤的抚摸下，会发出柔软而清脆的声音。它们是最公正的精神财富，和身份地位金钱无关，只和灵魂有关。

那时候几乎看完了大部分应该看完的文学作品，在精神和阅读上都还没有达到作品高度的时候。强迫自己把这输血般的大针头扎入手腕。一个在竞争激烈的省重点高中里读书却对学业失去了兴趣的孩子，还能做什么。

我喜欢这些写书的人，觉得他们拥有力量。他们洞悉这个世界所以没有恐惧。当一个人为了卑微的心愿驱使去做不喜欢的事情时，是没有自尊的。那是阅读带来的价值观。它使我在高中时意识到自己不会走循规蹈矩的道路。是一种清醒的执拗。

大学读完丝毫不感兴趣的经济。厌倦数字和公式。开始不断地长途旅行，看电影。事后我承认这是一种颓废的方式，为此浪费了很多时间。直到我回过头来继续渴求阅读带来的力量，在有中央空调

的高耸大厦里度过我作为庞大金融机构里一名小职员枯燥生涯。阅读了大量的杂乱的书籍：国外的，古老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巫术，艺术甚至包括面相和血型星座研究。

阅读填补千疮百孔的生活。阅读渐渐替代了生活的现实。直到促使我离开这份稳定职业，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它依然继续。

我没有受过中文系专业的学院教育。从来不研究所谓的主义或流派，所以我对它一窍不通也无兴趣。写作在我看来，是属于血液里的天分的事情，再需要一点点对孤独的爱。

我对学院派的评论家没有好感。艺术讲究灵感，没有任何人为的标准可以评判。即使有，也是来自灵魂的，跨越生死和历史的评判。

我看小说，也是大杂烩。从不讲究作者是否有名，是不是什么流派和主义的鼻祖或旗手。我只看到这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在写作，他创作出作品。而当我站在读者的位置上，我对他的判断非常简单：阅读上一段。仅仅是一段。足够我判断出它的气味。如果是喜欢的书，那么它可以带来沉沦的晕眩或敲打的疼痛。那是一种幸福。

小说是我喜欢的文学形式，因为它们代表一个虚构的世界。隐匿和逃避着的幽暗路径，通向神秘茂密的大花园。完美并且空洞。

一直觉得小说最重要的是语言而非情节。优秀



的语言有天生的丝缎般的光滑和华丽，能在读者视线的接触和音韵的低吟中产生快感。

功底深的作家，能在语言上控制节奏和意境。推崇细节甚过宏大的结构。注重细节的作家是敏感而有品味的。他们是天生的作家。有些作家会用属于他自己的语言去详尽地描绘一级台阶或一片从树上凋落的黄叶，然后在读者有所期待的时候兀然停止。这种古典的缓慢而从容的味道，在当今快餐式的阅读需求中更显可贵。我看到那种只靠迅速变换的情节和干巴巴的语言推动的小说，会翻几页就抛弃。这种类似电视剧本操作的小说不是作品。只是流水线上充满功利性的产物。它们对读者不公平。

同时好的作家都懂得简洁和留白的境界。我喜欢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采用短句，热衷于换行和句号。要尽可能地用语言的本身去推动和影响读者。让它们像暴力的棍子，直接而明确地，击中读者的灵魂。在这方面，杜拉斯始终表现得最酷。

我热爱杜拉斯。不是因为她的酗酒，和比自己小近40岁的同性恋者同居，或者拍的那些晦涩沉闷的电影。不是因为她的孤独、狂妄和激情。我被她语言的棍子击中，并且心甘情愿。

读的第一部作品是《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是她继《情人》之后写的一部遭受非议的小说。她太迷恋这个故事，以至会重新写一遍。深夜大雨中平原上纵横的河流，房间外面的市井喧嚣和夏天疾病般的炎热，男人皮肤上柞丝绸和鸦片的气味，16岁女孩面无表情的如花容颜，陈旧的充满缺陷的往事在

时光那端的笔尖下发酵。

杜拉斯的晚年，有一张绷紧的脸。时光倒退到越南，她的眼睛即使在旧照片中也是水光潋滟，充满了情欲的清澈。犹如她后来痴迷的酒精。那情欲般清澈的发不出声音的液体。

《埃米莉·L》也是她自己最喜欢的一篇小说。漫长的海上旅行。中途不停靠的横渡和阿拉伯海孟加拉湾。贡布平原和暹罗的天空。还有不可能的爱情和无法停止的写作。埃米莉没有思想。只有对他的爱。

可是爱情是什么。埃米莉给岛上的看守写了一封信：在自己面前，应该一直留有一个地方。独自留在那里。然后去爱。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是谁，不知道如何去爱，也不知道可以爱多久。只是等待一次爱情，也许永远都没有人。可是，这种等待，就是爱情本身

有致命的爱，才有小说。她说。

村上春树是一个似乎总是气定神闲的日本男人。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戏剧科毕业，早早地结婚，和妻子一起在东京国分寺开一家爵士咖啡店。一个热爱电影和音乐的男人。他在厨房的木桌子上写小说。给自己煮咖啡和意大利面条。热衷物质，有恋物癖特征。一个具备敏锐时尚嗅觉的都市男人。对品牌，店铺，饮食，音乐如数家珍且品位不俗。

但记得最早看他的《挪威的森林》，一直读不下去。也许实在无法忍受前几十页的絮絮叨叨。毕竟是日本人写的东西。那时候心里想。只是不明白为



何他会掀起那份狂热。

直到阅读短篇小说集《象的失踪》。其中一篇《且听风吟》。一页页读得非常流畅。书是海上的航船，读者是船上的夜客。村上的魅力如黑夜的大海缓慢地展现。

这篇他在厨房桌子上写出来的小说，让他获得日本群像新人奖，也让他就此走上写作道路。呵，一个男人从30岁开始写作生涯并不为迟。

在这篇小说里村上做为一个写作者的风格化的特质已经完全呈现。也是他后来写的无数作品里贯彻始终的基调。一个孤独的男人，深夜开车去大海边的仓库，坐在台阶上看海，抽烟，然后离开。这种伤感的没落的情绪，是属于村上的气味。就像出现在任何一首旋律里的低音。低音是会让人着迷的。

总是有一个莫名其妙地出现和莫名其妙地消失的女孩。和她谈话，做爱，吃饭。都是简单的琐事。瞬间的，平淡的爱情。发生在生活在工业化都市里的压抑的男女之间。

其他的那些太离奇的科学幻想方面的作品读得不多。很多人看村上，只是想看他如何做一盘意大利面条，如何打发他的无聊时光。看他在文章结束时引用尼采：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

那是离生活很近的东西。离我们的温情和伤口很近的东西。

同样是日本作家的川端康成，看起来和村上几乎是两个时代的人。川端很传统很古典很干净很日本。《伊豆的歌女》简单干净，字里行间淡淡的惆

怅，像夜晚在漆黑小巷里飘落的细碎雪花。走进黑暗的隧道，冰冷的水滴纷纷地落下来。前面，通往南伊豆的出口微微露出了亮光。清淡的描写充满韵味。就如同深沉的感情总是节制和压抑的。用手捂着压着，不愿意有丝丝缕缕的扩散。只能沉默地渗透。

川端着迷于日本传统里所有的精华的古老的意境，盂兰节，樱花，和服，灯笼。难能可贵的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苦难，在观察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善和美。

说说亦舒。很多人对她的定性是：言情小说。任何作品似乎一被打上言情小说的标签就代表着商业和通俗。亦舒应该是被香港成熟的出版运作体制操作出来的作家，她一年年固定地出版小长篇，里面都是易读的不费神的故事。问题只在于，为何有那么多人迷恋亦舒的不费神的故事。

因为里面有真性情和一个作家不矫饰不虚浮的生活体验。亦舒从不吝啬让读者分享她的尖酸锐利和她的绮丽幻想。同时也有很不错的品味。小说里的男人常取名叫家明。女人姓香，喜欢穿白衬衣和粗布裤子。喜欢英国。用白酒送芝士面包。开司米长大衣……她在国外生活过很久，也读古书。

语言基本上都很平顺简单，且精炼。但这并不是说她不会使用优美的语言。她只是节制。她懂得如何在适当的时候，突然动用她的语言技巧。和艳丽的辞藻绝对无关。那只是一双能抚摸读者心脏的敏感的手：



回家的途中，我想到这个白衣女郎，我的颜色女郎。她的生命是幻觉，我的不是。她有足够的时间来否定人生的意义，我不行。我在电视长篇剧，麻将牌，孩子们的尿布里老去，我配不起她。有那么一刹那，思想起她，我已经充分了解，什么是惆怅旧欢如梦。大雨倾盆的时候，浪花卷上沙滩的时候……

最喜欢她的长篇。《圆舞》、《喜宝》、《玫瑰的故事》、《连环》、《人淡如菊》、《我的前半生》、《开到茶靡》一定要看。其他有一小部分略显敷衍。作家有没有用心去写一个作品，读者很容易分辨。自然，任何一个作家都会有好的和不好的小说。最重要的是，亦舒告诉我们，好的小说是要让读者阅读愉快的。好的作家是要关注他的市场和读者的。这就是商业的出发点。

而黄碧云比起亦舒要低调得多。她出版的作品没有那么多和广为流传。至今只读过她三篇短篇小说。《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应归类于同志文学。文字的美感无可比拟。她的语言犹如泛滥的玫瑰一开就要开到尽头，开到凋落坠地。就是这样的极端。这样的语言风格，台湾的朱天心亦是。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著名导演。买过他的书《一个导演的笔记》，属于台湾电影馆丛书。定价很高，但翻了几页就决定买下。翻译太棒了。句子在读的时候似乎可以嚼出清香，意境和观

察的敏感度，诡异如同一场幻觉。

他的电影作品看得不多，只有一部《云上云下》，其他还有《情事》、《欲海含羞花》、《春光乍现》等没有机会看到。《云上云下》的台词就是他书里的句子。《不曾存在的爱情故事》后来成为《云上云下》里的一则故事。

《一个导演的笔记》饱含着电影的镜头感，寥寥数笔就能出来一个内涵丰富的镜头。这就是导演的功底。他观察的事物和想到的可能性太多，偶尔有杂乱但并不繁琐。工业化城市里人和人之间的疏离，孤寂及猜测。大师的手势总是要伸向人的灵魂深处。导演和作家是不同的职业。但这不妨碍这本书被一读再读。

阿尔贝·加缪。一个具备哲学思想的作家。对世界和人类怀着巨大悲悯的作家。《局外人》是他最好的作品。短篇来自他的集子《反与正》，他早期的作品。《灵魂之死》纪录了他在布拉格和意大利旅途中的见闻和思想。加缪在写作的时候从不停止他的思索。他的眼光是俯视着整个世界的，包括漆黑寒冷的夜空中明亮的星光。

然而有一次，在城市边缘的一座巴洛克式隐修院里：甜蜜的时光，缓慢的钟声，成群的鸽子从古老的塔楼上飞出，同样有某种类似香草气和虚无香气的东西使我身上产生一种满含着泪水的沉默，这沉默几乎使我得到解放。

加缪同样一直试图用他的作品解放着人性深处的愚钝和冷漠。他最爱的词组是：热爱，夏日，母



亲，沙漠，大地，苦难。

圣·爱克苏贝里也是法国人。他的重要作品有《夜航》、《人的大地》、《城堡》等。他是一个飞行员，一个为国捐躯的英雄，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他的写作都和飞行有关，因为他只写他熟悉的生活。

《小王子》是最近才看到的童话。很可惜，小时候对童话没有任何兴趣，也没有看过童话。《小王子》应该是一部成人童话，因为里面透露出来的哲理和仁爱，很适合为物欲或自私驱使的商业社会和工业城市里的人群所需要。就仿佛清流在沙漠上的渗透，水流过之处才能开出玫瑰。

说说张爱玲。张爱玲的语言是精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流畅而谨慎，比喻句常令人感觉反复辗转之后的豁然开朗。绝对经得起推敲和磨砺。喜欢她的散文甚过小说。因为语言，那些散文可以一读再读，不会厌倦。小说里，《倾城之恋》的感觉最深刻。一个作家，怎么可以用这样阴暗的心理去摆放她笔下的人物。所以那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单薄的，只为自己考虑和计较着的。张爱玲观察人性的角度是功利性的，所以她不需要任何温情的屏障。她总是一眼就洞穿了本质。

而这样的一眼，会给生活带来多少的创伤和创伤之后的麻木？

所以她会在写给爱人的绝别信里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想来，你亦早已经不再喜欢我。

她用浓重的笔墨刻画的人物，在世俗的尘烟，

物质和情欲里起起落落。她的态度始终是我站在墙头看，城外一片乱纷纷。

这样的人注定要在清冷里孤独。

最后要说一些平时阅读不是很多，但看过一部分作品就值得去尊敬和喜爱的作家。鲁迅先生的杂文是犀利而尖锐的，而小说《伤逝》却另有一种清冷伤感的韵味。平淡的叙述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痛苦。记得这篇小说拍过一个早期的电影，演员的名字都忘记了，却记得片子里那些重复出现的回忆的镜头。看的时候尚年少，却感受得到那种破碎的悲观。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亦是常放在身边的一套书。每次随意地翻开，一则古老的诡异的故事，就如伸展出来的神秘而诱惑的路途。深入的是人性深处黑暗而美丽的丛林。

国外的还有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他们的阅历、知性和哲学使作品闪烁出独具个性的智慧的光芒。

阅读对我来说是一次旅行。很惭愧我至今仍然杂书读得比较多。同样是写作者，我关注其他的问题比对文学的兴趣要浓。所以，要挑选几部短篇小说对我来说，非常费劲。而且我的确是只挑选自己真正喜欢的，而不挑选应该喜欢的。在写作上，不管是从教育还是经历上来说，我都是一匹野马。

遗憾的是前面我提到的某些作家，因为作品的版权问题，不能放在本书中。



能够反复读的也始终是几个很喜欢的旧日作家。其中有些人早已经死去。有些则只读过少量作品。但这就是喜欢了。

在阅读的态度上一直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从不逼迫自己去读书。

觉得阅读应该是享受，是一种浸染。所以，虽然自己也在写作，但从不认为文学巨匠的大作要把他们一本本啃下来。那些无法进入自己心里的文字，再怎么读也是徒然。

当然这导致在文学上阅读范围的缩小。比如我很少看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觉得他们浮躁，没有精神上的东西。很多人写作的目的都不明：写小说或者是为了炒作自己，给自己作秀，或者是为了拍电视剧挣钱。远没有以前的作家敬业，懂得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因为要对灵魂产生影响而必须保持着高贵。

从不看所谓艺术的晦涩的作品。法国的《午夜文丛》除外，因为语言的绝美和幻想上的自由。

喜欢的书，把它们放在箱子里，跟着自己从南到北地颠簸。这样就可以过一生。

安妮宝贝

2001 年 10 月

目录

序

1 安妮宝贝

伊豆的歌女

1 (日本) 川端康成

灵魂之死

30 (法国) 阿尔贝·加缪

不曾存在的爱情故事

42 (意大利) 米开朗罗基·安东尼奥尼

小王子

53 (法国) 圣·爱克苏贝里

倾城之恋

115 (中国) 张爱玲

伤逝

165 (中国) 鲁迅

封三娘

186 (中国) 蒲松龄

刀疤

192 (法国) 豪·路·博尔赫斯

搭车游戏

199 (捷克) 米兰·昆德拉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221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伊豆的歌女

川端康成 (1899—1972)

日本著名小说家。出生于大阪的一个医生家庭。192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伊豆的歌女》，一举成名。1933年，先后发表《禽兽》、《花的圆舞曲》等中短篇小说。1937年，《雪国》问世，标志着创作进入鼎盛时期。二战后，又陆续创作了《古都》、《千只鹤》、《舞姬》等作品。1968年，以《雪国》、《古都》、《千只鹤》三部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2年自杀。